

有飯就有愛

范成大是個饑鬼，有一次他去朋友家做客，吃到了黃岩魚，久久難以忘懷，便給朋友寫詩，說：“千里來從何處？想看舶浪帆風。”大家都是聰明人，一看就明瞭，於是黃岩魚就被快遞到范成大家中了。

饑鬼范成大喜歡請客，那次他請的是音樂家姜夔。姜夔正好寫了兩首新歌，到了范家，姜夔先教范成大的歌女小紅唱歌。小姜教得投入，小紅唱得動情。老范見多識廣，一眼就看出他倆是情投意合的一對兒，吃飯的時候就讓小紅和小姜一起回家了。

飯局上的浪漫，隨時可能發生，即使在皇宮里。明成祖朱棣當了皇上之後，從原來的元教坊里找來歌女，進宮獻唱。其中唱得最好的名叫齊亞秀。作為皇帝，朱棣當然不能公然對歌女表示什麼，像詩人一樣毫不掩飾，所以，他聽得不動聲色，甚至都沒有鼓掌，只是齊亞秀每唱完一曲，他就端起酒杯，一口喝干。齊姑娘唱得多，他就喝得多。

不過再怎麼說，食物也是愛最好的載體——不管它是否講究，是否高檔。這可能和遠古人們獲取食物比較困難有關

關係。為心上人獲取食物，才能證明自己有能力、能負責，《詩經》中《採薇》一首，就是講女孩子在摘野菜的時候，想起了自己出征好多年至今還未歸來的心上人。也許有男人在，生活就不會這麼艱難。

很多時候，食物不僅僅是食物，還是感情，所以才有“投我以桃，報之以李”“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琚”這樣的詩句。這就是為什麼相愛的人一定要關心對方的飲食喜好。一個男人若單獨請女人吃飯，其中的潛台詞基本就明確了：若是他決定單獨為你做一頓飯，那麼潛台詞就幾乎演變成表白了。

沈復在《浮生六記》中講了個有趣的故事。有年冬天，他去未婚妻陳雲家玩，沈復肚子餓，卻不在

說：“好啊，剛纔我想喝粥，你告訴我說沒了，原來是偷着藏著，留給夫婿吃呢。”

就這一句話，把陳雲羞了個大紅臉。從那以後，沈復再去陳家，陳雲就死活不見他面了，害羞得要命。直到他們成婚，才算再聚上。

上世紀有名的劇作家、報人胡春冰寫過一篇文章，專談“由食到愛”。他說：“現在凡是會下廚房

的太太，加上一個會吃會做的丈夫，那個婚姻一定很靠得住，而且是歷久彌堅的。”夫妻有一方對烹調有興趣，那愛情也必然較為鞏固。他引用一位美國家庭問題專家的話：“在馭夫術中，烹調是最先也是最後的武器。因為男人是習慣的動物，你若是能夠用幾樣菜式和一種口味使他安樂，你就可以羈禁他了。”

難怪，在董小宛去世之後，冒辟疆對她無比懷念，重要理由就是董小宛的做飯手藝。無獨有偶，加拿大有位幽默作家叫里科克，被稱為“加拿大的馬克·吐溫”，他也講了類似的段子：比頓夫人擅長烹調，她的丈夫去世後，她十分難過，懷念的辦法，就是把給丈夫做過的菜一道道寫出來。後來，這些菜譜出版了，導致許多人學習做菜。里科克道，自打這本書出了之後，專業的廚師就消失了，因為大家都成了廚師。

有一首流行歌，就叫《愛情飯局》。歌里唱道：“看她起筷，看她喝湯，看她掏錢，看她補妝，津津有味凝視對方，那是生米對熟飯的向往……”

這歌詞是大實話。（作者：老貓）



被溺愛的兒童沒有感恩心(下)

(接上期)根據教育理論，父母的教養方式有四種類型（民主、權威、溺愛、忽視）。此分類系根據父母付出的「溫暖、支持」與「指導、要求」程度而有所區別。

其中，「民主型」父母，是最佳管教方式，他們既給孩子充分的「溫暖、支持」，又給予適當的「指導、要求」；孩子因而感受到父母的關愛與尊重，同時發展出高度的自我接納與個人控制。

但一不小心，「民主型」可能就會變成「溺愛型」父母，兩者常常只是一線之隔。

輔大兒童與家庭學所副教授陳富美指出，若只是一味給予「溫暖、支持」，卻未給予「適當的指導、要求」，賦予過度的自由，將變成溺愛型父母，孩子無法克制本身負向、不合理的行為，自我接納能力也低。

台北現場：怕廁所不干淨，菲傭陪伴上學台北的大安社區。八歲的Angela，她的父母常常出國，收入屬中上程度，但因她是獨生女，從小備受寵愛。平常她的打扮都是配套好的，花色蘇格蘭裙，肯定搭配相稱的素色上衣，襪子樣式絕不會搶走上衣的風采，腳踩的是ELLE童鞋，連包包款式、該斜背、側背，都有講究。她的人生被父母安排得十分完善，連上廁所這件事也不例外。

她就讀仁愛國小一年級時，每周二中午，菲傭為她送便當。只見菲傭迅速的跑進教室、放下便當，牽著小Angela的手，兩人很快來到廁所前的門，「太暗、地上有水、馬桶上有黃漬」的都被淘汰。

如廁完後，菲傭迅速的幫她整理衣服，接著把她拖到洗手台，用肥皂搓了兩分鐘之久。

小Angela的媽媽要求她，學校廁所不夠干淨，若想上大號，儘量忍住，不在學校上，免得處理不好。

但一年下來，她還是決定將女兒

轉到廁所更干淨的康橋國小。逢年過節的時候，Angela的媽媽一定認真打點，從接車的阿姨、司機、到外籍課程老師、導師等十幾人，都送上高檔禮品。因為這些錢可保證她女兒坐上校車最好的座位，一旦在校有任何異常，老師總是第一時間彙報，聯絡簿的老師留言也總比別人多得多。

房間有人掃、上廁所有人伺候、出門有人接送，Angela做什麼呢？

常常，她讓自己變成一座雕像，不發一語。她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，已經完全被剝奪了。



不只台北，在上海的地鐵車站里，有很多「地鐵父母」。上海的地鐵有三層，最底層是搭車處。這天，一位爸爸在車站外買早點，他拿著手機，氣急敗壞對著另一頭的太太說：「叫你先去排隊買票啊！上什麼廁所？萬一兒子來不及怎麼辦？」

說著邊掏錢、邊罵、邊揮手叫兒子先去月台等。原來，上海父母為了讓寶貝兒子省時間，夫妻兩人分工合作，一

甘願一死

有個皇帝最愛彈琴，可他彈得實在蹩腳，滿朝文武和后妃都不堪忍受他的琴聲。皇帝找遍整個宮廷，竟找不到一個知音。他傳旨從監獄里拉來一個死囚。皇帝許諾說：「只要你說寡人的琴彈得好，朕可免你一死。」不料，皇帝的琴剛剛彈了一半，死囚叫道：「陛下，求求您別彈了，我甘願一死！」

還是不立功為好

晉元帝新得太子，心中大喜，在朝廷上賜文武群臣湯餅宴以示慶賀。

有個叫殷羨的大臣進前拜謝說：「祝賀陛下後繼有人！臣輩無功受賜，慚愧，慚愧！」

晉元帝開玩笑說：「你這是說的什麼話！這樣的事情難道也能讓你們立功嗎？」（施明）

古人的典藏笑話



了！”

“屁”字妙解

明朝時，翰林編修陳全善於說笑話。有一次，他誤入富貴之地，被皇上的親信宦

官捉住了。陳全請求宦官放了他。這位宦官早就聽說過陳全的名聲，想趁此考考他，便說：「聽說你善於說笑話，今天你如果能把我說笑了，我就放了你，可是只能說一個字。」

陳全張口就說：

“屁。”

宦官說：

“這

有什

麼笑

頭？”

陳全

就解釋說：「放也由公公，不放也由公公。」

宦官笑得前俯後仰，就把陳全放了。



一個笑話是很短很短的故事，精心設計的情節隨徐徐而進、不動聲色的舛誤而小心展開。許多笑話都預期達到突然令人驚奇的高潮足以激起爆發的笑聲。優秀的說笑話者有一系列本能，諸如一忽微笑、一聳肩、欣然讚許、做作的哼哼、使人鎮靜的喃喃低語、意味深長的停頓、譏諷的變調、激動得喘不過氣、突然回憶起來的驚愕、接近尾聲的快節奏等等，這些都能暗示和控制聽眾的反應。

呵，你缺乏講故事者的天資，缺乏對敘述速度的把握、喜劇性強調和機智的掩飾的天賦嗎？好！這沒關係，你可以循以下三條規則：(1)用活潑的語氣；(2)直接敘述，而不要故意將高潮提前；(3)借清晰而準確的妙語。

還嫌不夠嗎？這裡還有6點提示：

1. 在講笑話之前，先別忙作言過其實的應允或卑下的謙遜，什麼“這會叫你笑掉大牙”呀，“我不敢肯定我能講好”等等，過高或過低的估計都會使聽眾反感。

2. 簡單介紹人物。如果你說“赫爾曼·波拉齊這個企業家正走着”，或者“惹達·格里茲是個彈琴的”，那就引得聽眾注意這些名字和特徵，使你的妙語被沖淡，甚至失去效果。如果這些名字和特徵不需要就不要介紹。同樣，不要以“這個醫生”或“那個雜技演員”之類的話開頭。否則，聽眾會情不自禁地發問：“哪個醫生？”“哪個雜技演員？”這些都會使他們分心。讓我們看看下面這個笑話，如果對人物甚至名字作了介紹，頻頻加上“這”、“那”，將會多么糟糕：

三個斜眼犯人站在一個斜眼法官面前，法官瞪着第一個犯人問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第二個犯人回答：“伊利。”

“我沒有問你！”法官怒氣沖沖。

“我沒有說什么呀！”第三個犯人叫道。

故事講得多么乾淨利落！這是個短笑話。長笑話也要儘量減少枝蔓才好。

3. 表現出你自己對故事也很感興趣：微笑，竊笑和富于感染的快活態度，在講故事時都是必要的。即使只說一句笑話，也不要陰鬱和矯飾：“什么叫外交官？外交官就是那些決不會忘記一個女人的生日，卻不記得她年齡的人。”

4. 你的眼睛要與聽眾的眼睛保持聯繫。如果你面對兩個以上的聽從，就巡迴凝視他們。不要往其他地方看，否則會分散聽力的注意力。

5. 動詞要簡單，如“說”、“問”、“哭喊”等等，不要用文采煥然或不恰當的動詞，不然，聽眾會忽略關鍵的東西。“‘哈羅’，她發出爆炸聲”；“那人獨腳跳躍而出了屋子”；這些詞固然會引起神經質的笑，但對笑話的愉悅高潮卻不能起一丁點作用。

6. 此外，要備好高潮所用的措辭和節奏。尤其是講述精採的段落時要生氣勃勃，富于感染力和自信。

這裡有個笑話：兩個朋友雪莉和羅娜有一天在街上相遇，雪莉說她懷了三胞胎，羅娜為她祝賀。

“醫生告訴我，這三胞胎要300萬次才能成功一次的！”雪莉說。

“300萬次！天哪！雪莉，告訴我，你們怎麼會有時間做家務事呢？”

試想，如果詳細地介紹她們的職業、年齡、相遇在何處、互致問候的話等等，這笑話還有味嗎？